

金貔貅

文/老少孩 画/勾建山

黄德贵瘫坐在真皮马桶圈上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双手攥紧檀木扶手，活像只脱水的河马。窗外蝉鸣聒噪，卫生间显得愈发死寂，他盯着瓷砖缝隙里那根蜷曲的毛发，恍惚间觉得像条金线，就像昨晚牛大锤送的那尊貔貅，通体鎏金，獠牙上还嵌着碎钻。

“老黄，你肠子让秤砣坠住了？”夫人王美凤踹开磨砂玻璃门，手里小米粥的热气扑在貔貅摆件上，那兽眼竟泛起一层水雾。黄德贵浑身一颤，昨夜酒宴的鲍参翅肚在胃里翻江倒海。他记得牛大锤说这瑞兽能吞八方财而不泄时，油光光的胖脸上闪过一丝狡黠。

手机在洗手台嗡嗡震动，牛大锤发来一条语音：“局长，我家新开的温泉山庄有秘制通便汤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黄德贵突然想起那尊貔貅被抬进书房时，底座磕在地板上的闷响。当时月光斜斜切过兽首，他分明看见貔貅咧开的嘴里卡着半片金箔，像含着块嚼不烂的人肉。

“去把书房空调开足！”黄德贵扯着嗓子喊，汗珠顺着双层下巴滚进真丝睡衣。王美凤捧着貔貅擦拭，金粉簌簌落在波斯地毯上，转眼被她用高跟鞋尖碾进织纹。这女人前天还念叨要换套红木供桌，说神兽得配上香火。

巡视组进驻的消息是周五傍晚传来的。黄德贵正往公文包塞胃药，突然瞥见貔貅的尾巴在夕阳下扭曲变形，竟像条吐信的毒蛇。他抄起电话吼牛大锤：“你那玩意儿到底几个意思？”对方在麻将声里大笑：“纯铜镀金，工艺品发票早塞您书柜的《辞海》里了……”

凌晨3点，黄德贵蹲在书房地板上，用瑞士军刀刮貔貅的屁股。刀刃过处金星四溅，好像要在《土地审批文件》上烫出焦痕，这畜生果然没留后门！他想起牛大锤开发的那片湿地，推土机碾过白鹭巢穴时，也是这般封死了所有退路。

便秘第7天，黄德贵躺进了

市医院VIP病房。肠镜显示屏上，一团黑影盘踞在结肠弯道，主治医师推着眼镜惊呼：“这密度……得是重金属啊！”窗外的玉兰树突然哗啦作响，几片白花飘进来，落在床头柜的貔貅头顶，宛如孝布。

巡视组来人时，黄德贵正盯着输液管发呆。透明药液一滴滴坠下，在他瞳孔里幻化成金锭。“我们知道那尊貔貅。”组长掏出个透明证物袋，里面装着牛大锤公司账本复印件，“不过您肯定不知道，这瑞兽原型是上古战神，专吃不义之财……”

黄德贵突然剧烈咳嗽，喉头泛起铁锈味。他想起昨夜噩梦：貔貅在月光下膨胀成山，张开巨口吞下整栋家属楼，王美凤的翡翠镯子在獠牙间撞得粉碎。而此刻，病房角落的阴影里，那尊金兽的眼珠正渗出暗红锈迹，像干涸的血。



行端好比松傲雪，贪念犹似蚁决堤

●石佳峰

“行端好比松傲雪，贪念犹似蚁决堤。”这既是一副对联，更是一个警句，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处世。

“行端好比松傲雪”这句话犹如刘桢在《赠从弟（其二）》中所写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！”松树在狂风中傲然挺立，象征着诗人坚守自我、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气节；“贪念犹似蚁决堤”出自《韩非子·喻老》。小小蚂蚁挖穴筑巢，日积月累，竟能让坚固堤坝轰然坍塌，一如贪念在心底悄然滋生，终将击垮一个人的道德防线，带来难以挽回的恶果。

回溯历史，包拯之名如雷贯耳。他一生为官刚正不阿，犹如傲雪青松。北宋官场环境复杂，权贵勾结、贪腐之风暗流涌动，可包拯从未有过一丝动

摇。当时，有皇亲国戚带着丰厚礼品登门拜访，许下种种诱人承诺，妄图凭借权势干预案件，为违法的族人开脱。包拯铁面无私，不仅严词拒绝贿赂，还将案件公正审理，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处。他的清正廉洁之名传遍四方，百姓们敬仰他，尊称他为“包青天”。正是因为包拯始终坚守原则和初心，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美名，成为公正与廉洁的象征。

反观清朝的和珅，曾经风光无限，深受宠信，位极人臣。然而，他内心的贪念如同决堤的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在权力的诱惑下，和珅利用职务之便，大肆敛财。他贪污受贿、卖官鬻爵，家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。起初或许只是收受小恩小惠，但贪念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会迅速生根发芽。随着财富的

不断积累，他的欲望愈发膨胀，全然不顾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疾苦。最终，其富可敌国的财产尽数充公，本人也落得个三尺白绫赐死的下场。和珅的一生，就是“贪念犹似蚁决堤”的真实写照。他的贪婪不仅毁了自己，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。

当下，我们的生活同样充满诱惑。在工作中，有人可能面临一些拿到灰色收入的机会，稍稍违背原则，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钱财；在人际交往中，有人或许会遇到他人引诱，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便利。但我们必须清醒：行端方能立身，一旦迈出错误的第一步，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只有像松树傲雪般坚守正直，像警惕蚁穴般抵制贪念，我们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稳健，收获真正的成功与幸福。

都是熟人

编译/胡英



鲍勃在大城市做了10多年的销售，厌倦了喧嚣忙碌的生活，就辞职来到一个小镇，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。他能说会道又机灵，颇受老板赏识。

这天，老板请鲍勃吃饭。席间，鲍勃得意地说：“老板，我人脉很广。你随便说一个人，我都认识。”老板认为鲍勃在吹牛，就随口说：“汤姆·克鲁斯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汤姆是我的老朋友啊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”于是，鲍勃和老板约好时间，乘飞机来到好莱坞，敲开了汤姆·克鲁斯的家门。汤姆一见到鲍勃就兴奋地高声说：“鲍勃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进来，咱们一起喝杯啤酒！”

老板颇为惊讶，但他仍然不相信鲍勃如他自己所说的那般神通广大。

从汤姆家离开后，老板对鲍勃说：“我看你只是碰巧认识汤姆·克鲁斯罢了。”

“那你再说一个人吧，随便是谁都可以。”鲍勃说。

“美国总统。”老板脱口而出。

“我们是老朋友了。你跟我去趟华盛顿便知真假。”鲍勃得意地说。

他们挑了个合适的日子来到了华盛顿。在白宫，鲍勃果然受到总统的款待。但鲍勃看出老板仍然半信半疑，就请他再说一个人。

“教皇！”老板不假思索地说道。

“我们认识好多年了。”

鲍勃和老板来到位于罗马的梵蒂冈，圣彼得广场上人头攒动。鲍勃说：“我夹在这么多人当中，教皇不会注意到我的。这样吧，教皇的卫兵我都认识，我去跟他们打声招呼，放我进去，然后我会和教皇一起走到阳台上。”很快，鲍勃消失在人群中。半小时后，他果然和教皇一起出现在阳台上。

鲍勃回来时，发现老板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，四周都是医护人员。他挤进人群，蹲在老板身边急切地问：“老板，你怎么了？”老板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你和教皇一出现在阳台上，旁边有个人问我：‘跟鲍勃站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啊？’”

